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六

宋 祝穆 撰

地理部

江

羣書要語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風俗通九江孔殷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注岷江

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金陵為北江盖一源而三目

禹貢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

楫不避風不可以涉家晉天志四瀆江河淮濟令沅湘兮

無波使江水分安流楚辭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俯首曳尾而逝呂氏春秋

楚王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  
王大怪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割而食之  
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反王遽食之甚美

家語

子胥渡江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  
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  
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羽不渡江

漢兵追項羽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江限南北

吳孫權黃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囊沙塞江

吳步騭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  
孫權曰此江與開關俱生寧可以沙囊塞若不如孤言  
富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也權下詔曰呂岱諸葛恪道  
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失笑  
此江自天地以來寧可塞者乎

五馬渡江

晉元帝時童謠云五馬爭渡江一馬化為龍

擊楫渡江

晉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攬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汎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

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岨竦流九  
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網絡羣流商  
揅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  
灌三江而瀚沛高汙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  
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  
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眉為泉  
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崖  
而比嶠協靈通氣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



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  
岸萬丈壁立霞駭虎牙名山嵒豎以屹萃荆門名山闕竦而  
盤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  
波飛薄迅瀆增澆湧湍疊躍砢岩鼓作滃澆擗潏滂漢  
灑漱潰濩洩潮滴湟漉決澹澗澗淪漩深滌滄漫澗瀆  
瀑漫滅盡湏龍鱗結絡碧沙遺漉而往來巨石砒砒以  
前却潛演之所汨湓奔溜之所礧錯厓隳為之泐嶂碕  
嶺為之岵嶸幽澗積咀礧砢砢確若乃曾潭之府靈湖

之淵澄澹汪洸瀆混困泣泓泐澗滢君鄰圖潏混瀚灑  
渙流映揚焄溟漭渺沔汗汗汨汨察之無象尋之無邊  
氣滃滃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  
之構天長波浹滌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頽陽侯  
礪礪以岸起洪瀾沈演而雲迴壘淪滾滾乍浥乍堆礪  
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礪鼓唇  
窟以滿渤乃湓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豨叔鮪王鱸鰓  
鯨鱗鮪鮫鯨鯨或鹿貉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錐錯

煥爛錦斑揚鬣掉尾噴浪飛涎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  
曝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鰲鯨順  
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瓊  
蚌腹蟹水母目蝦紫蚘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  
珠石蚌應節而揚葩蛄蝓蝓森衰以垂翹玄蠓磈礫而礫  
砮或泛激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鷁  
九頭有鱉三足有龜六眸頰螢肺躍而吐璣文魮磬鳴  
以孕瓊條蟪拂翼而掣耀神蜈蝨蝨以沈遊驛馬騰波

以噓蹠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岩底鮫人構館  
於懸流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縟組爭映紫菜  
熒昱以叢被綠苔鬚髻乎研石滑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  
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瑒瑋瓊瑰  
水碧潛瑁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頰彩輕連  
或焗曜崖鄰林無不溥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  
天雞縹鷺鷗馱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  
聒濯翮疏風鼓翅翩翩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

散如雲谿產鼈積羽往來勃碣樛杞稔薄於潯溪栲栳  
森嶺而羅峰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櫻以蘭紅  
揚皜眊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離隱藹水松涯  
灌羊蕒潛蒼葱龍鮫鮭踦踞於垠隩獮獺眈眈乎辰岸也  
空迅雌臨虛以騁巧孤獾登危而雍容夔拓翹跬於夕  
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激壑生浦區  
別作湖磴之以滌瀼滌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  
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

菰翹莖漢藻濯穎散裹隨風猗姜與波潭沲流光潛映  
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瀾朱  
涯丹渚極望數百沆瀣晶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  
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碎其  
表驪蚪膠其址梢雲冠其嶷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  
靈矯米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嘖而矚眇撫凌波而鳧  
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  
搦掉涉人於是棧榜漂飛雲運餘舳舻相屬萬里連

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趕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

爾乃詔隸霧侵於清旭現五兩之動靜長風颭以增扇

廣莫颭而氣整徐而不颯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趨漲截

洄凌波縱施電往杳冥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

儵忽數百千里俄頃飛燕無以晞其縱渠黃天子不能八駿

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鱸

游澱為溱夾漈羅筌筒漉連鋒罾雷比船或揮輪於懸

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

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  
壑疏之以洩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  
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竒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  
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  
儻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  
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  
於東井陽侯遊形乎大波竒相去聲竒相江神也得道而宅神  
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興嗟壯荆



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  
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  
駿於鼇鼉感交甫之喪珮慙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  
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  
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古詩

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

伋寫高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  
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噐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  
湲水霑君纓上塵

入郴江

薛道衡

仗節遵巖會揚舲汴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  
波鳴石磧濺沫擁沙洲迫槎倒轉灘長船却浮緣崖  
須斷挽挂壁屢移鈎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夜渡吳松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瀆棹發魚龍氣舟衝鴻雁羣寒  
潮頓覺滿暗浦忽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  
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仗劍死君今悲所聞

律詩

九江口東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  
介多潛育漁商幾沂洄風搖蜀柿下日照楚萍開近漱

盜城曲斜吹蠡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灰津吏揮  
撓疾郵僮整傳催歸心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白口阻風

白居易

洪濤波浪塞江津處處遄迴事事速世上方為失途客  
江頭又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病身  
老大光陰能幾日等閒白口坐經旬

灑潏

杜甫

灑潏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飛去

風雨時時龍一吟  
舟人漁子歌回首  
沽客胡商淚滿襟  
寄語舟航惡年少  
休翻鹽井橫黃金

淮

羣書要語淮園也  
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  
釋名導淮自桐

柏禹貢排淮泗而注之江  
孟淮沂其乂  
尚書鼓鍾伐鼗  
淮有

三洲詩橘踰淮而化為枳  
調雀入於淮為蜃  
國語淮夷蠙

珠暨魚禹貢

詩句清淮無波平如席  
韓文淮之水舒舒韓

古今事實

召公平淮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兵賦之淵

唐第五琦曰兵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淵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浮淮賦

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視背渦浦之曲流兮望  
馬丘之高濫泛洪櫓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櫓  
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征鼓若雷旌  
旄翳日飛雲天迴若鷹飄逸逝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鶩  
馳駭浪而赴躡知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  
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  
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濟元勲於一舉垂休績  
於後裔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隆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於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祲



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  
而壞嗚呼異哉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指魚不來  
鷗不赴激激灩灩天盡頭祇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  
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可奈何可奈何莫使騷人問  
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

長淮謠

馬子才

長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覺心眼開  
湘江豈無水魚腹忠魂埋但見愁雲結  
雨猿聲哀浙江豈無水鷓鴣草漂昏  
骸但見潮頭怒氣如山來孤臣詞客到  
江上何以寬心懷長淮之水遠楚流  
先生家住淮上頭黃金萬斛浴明月  
碧玉一片含清秋酒花起舞歌一聲  
淮上百物無間愁

河

羣書要語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禹貢砥柱山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

砥柱

水經

崑崙山經

崑崙山河水出焉山海經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

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漢書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詩河出圖易卅丘千年一燒黃

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

生王子年拾遺記河水清天下平易京房傳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

充分為九道故兖州所以首言九河既導即爾雅所謂

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

曰簡七曰潔八曰鈞盤九曰鬲津是也書注河下龍門流

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慎子清濟貫黃河截流而不混六帖

黃河如帶漢封功臣誓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論語偃鼠飲河不

過滿腹道遂宣房水之靈府爾雅

古今事實

河出圖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前五行志

舜即位與三公臨

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金為繩白玉為檢

河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

晉地理志

河出馬圖

禮運

榮光塞河

武王沈璧而榮光塞河注榮光五色從水中出

尚書中候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中

本紀

有如白水

晉文公入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  
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

河

左傳僖公  
二十四年

負石沈河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  
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  
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

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沈於河

美哉山河

吳起為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負薪填河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為捷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張騫窮河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



投之黃河

唐哀帝天祐二年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柳璨李振譖於朱全忠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三州司戶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  
積石之嵯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  
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  
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  
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  
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

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古詩

瓠子歌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閭殫為河為我謂河伯兮  
何不仁宣房塞兮萬福來

泛黃河

孟郊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為波湘瑟  
颼颼弦越賓嗚咽歌有恨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律詩

黃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  
解通銀漢應須曲，纔出崑崙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  
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是間遊，今日行人特地愁。  
柳色縱饒粧故國，水聲何忍到揚州。  
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

應笑秦王用心錯漫驅神鬼海東頭

濟

羣書要語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釋導沈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禹貢濟水宜麥于淮南鸛鶴不踰

濟周禮

詩句濁河終不污清濟杜甫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四瀆江淮河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  
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為德美甚故視諸侯也

劉向說苑

古今文集

雜著

祭濟瀆文

後魏孝文帝

乾光資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  
降芳瀝蘊神包化比王宣績温方涌瑞沆源導濟引流  
通滄實侔四體作潤岱垆含雲吐醴淵波湛湛川風瀾

瀟灑洪津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瓌玉  
軒而浮被沈璋璧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洛渭涇漢沔附

羣書要語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春秋說題辭洛

出書聖人則之易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小雅洛字或作維

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為土行土水之母

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佳加水魚秦導洛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瀍禹貢維水輕利宜木淮南子

渭導渭自鳥鼠同穴禹貢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應之效

也漢書

涇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詩秦有水埒汨泥淖橈混沙礫

乃合清渭自彰穢迹故名曰濁涇柳愚漢對

漢蟠冢導漾東流為漢禹貢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詩江漢

沮漳楚之望也左傳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鈎入殷朝者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帝王世紀

龜圖出洛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周公卜洛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

卜溼水東亦惟洛食

太公釣渭

以下係渭

太公釣于渭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

大悅

史記

渭水貫都

秦始皇複道向阿房宮渡渭屬之咸陽史記渭水貫都以

象天極

三輔黃圖

出中渭橋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奏此人犯蹕罰金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清水乳長七尺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

則女人見

陳壽益部耆舊傳

涇水溉田

此係  
涇水

韓聞秦之好興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問  
說秦令鑿涇自中山西控瓠口為渠溉田漢武時趙中  
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饒歌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錘為雲決  
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苗黍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

化行江漢

以下係  
漢水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濟漢誓川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  
常欲之三年不與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濟漢  
而南者有如大川

漢皋解佩

昔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  
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

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

韓詩

沔水斬蛟

以下係沔水

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蛟患自息

盛弘之  
荊州記

沈碑沔水

沔水東經萬山下有潭昔杜元凱好名作兩碑述已功一碑在岷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

為陵水

經

古今文集

雜著

洛神賦

曹植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洛水為神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

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  
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  
洛之神名宓妃君王所見毋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游龍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  
風之迴雪於是忽然縱體以游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  
旗攘皓腕於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倣美兮  
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收和  
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  
侶或窺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  
二妃携漢濱之遊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  
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騰文魚以誓衆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戴雲車  
之容裔鯨鯢泝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址過  
南岡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  
成年之莫當無微情以効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

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思綿綿而增暮夜  
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  
東路攬駢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古詩

渭

至渭源

宇文通

渭源奔鳥穴輕潤起客亭淺淺滿澗響蕩蕩竟川鳴  
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合流  
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律詩

係涇

日暮望涇水

徐玠

導源經隴阪，屬汭貫羸都。  
下瀨波常急，迴圻溜亦紆。  
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腴。  
獨有迷津客，懷歸軫暮途。

古詩

係漢

渡漢水

李百藥

東流既瀾瀾，南紀信滔滔。  
水激沈碑岸，波駭弄珠臺。  
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  
溜澗霞光近，川長曉氣高。  
檣烏

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既多緒長歌且代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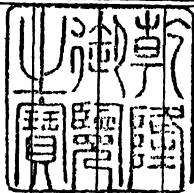
律詩

係沔

公安送李十二弟入蜀余下沔鄂

杜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  
紀連銅柱西江擁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懋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七

宋 祝穆 撰

地理部

湖

羣書要語湖池也

廣雅

湖大陂也

說文

湖都也流瀆四面所

隈都也

風俗通

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按張勃吳錄五湖者

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或說

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淠湖為五湖按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荊州記云宮亭即彭蠡澤也一名應澤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雲夢澤一名巴丘湖凡此並昭昭尤著也

初學記

受三方之灌溉為

百川之巨都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

晉楊泉賦

湘江

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為洞庭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中秋水歸此山復居於陸



惟一條湘川而已

北夢瑣言

詩句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謝靈運彭蠡湖

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

孟浩然洞庭湖

鑑湖五月涼

李白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

粧濃抹總相宜

東坡

古今事實

### 扁舟五湖

勾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

先賢傳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於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即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

青瑣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杭有西湖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  
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  
了郡事及守杭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秦修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

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  
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  
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  
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己瑞已  
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  
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  
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  
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撈湖兵士千

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  
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年至  
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  
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  
州無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較之竊謂  
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為  
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  
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

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靈待此而汲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

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葑穀木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漸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

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伏望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盧

燭於遠者遺於近塵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實嗇之予家番城面澹津三湖有勝矣而山不



副買小圃撰樓以為高平林四出山意如鶩而澄江之境政墮滅沒蔽虧中非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向巨源獨以書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人行湖邊頰大明鏡荷華十里炤影徹目晨霏夕靄開闔而摩蕩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山橫陳蜿壇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瓌觀謂不能俯而有也今吾臨之以桀閣崇而為丈者四去一以為從

益一以為橫既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為湖山之所以為山次且自失不能嘉遯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花輸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修眉橫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畧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旦獨得此吾心樂焉願子為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采日私自策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子子來南僅得

邊一障財為郎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  
朽貫腐粟可以汰予從土木之事久頗解商工費斯閣  
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源安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  
餉我一笑耳巨源詩人也其詞夸記未可作會有客從  
南昌來為予笑曰巨源再為人諛墓鄭重答謝通得百  
萬錢妻子睥睨咨曉規作求田計巨源左遮右給如護  
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  
生定可笑君無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

將不得以瓦器飲以一豆飴客以老無齒婢佐酒巨源  
其鑄黃金之栝行白玉之杵喚儔命侶巽風介月哀絲  
豪竹光妓侍繞熊踏豹胎飫及童騎傾駭山川之神日  
夜鼓舞之於是為至敢問策安出客憮然予曰為我謝  
巨源筆尚在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維羣崖水北注何奔放瀦

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嚮炎風  
日搜攬幽恠多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溢而放巍我拔  
嵩華騰躍較健壯聲音一何宏轟磕車萬兩猶疑帝軒  
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簾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  
節奏頗跌蕩陽施見夸麗陰閉咸悽愴朝迴宜春口極  
地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  
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  
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織纊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

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  
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清幽懷舒以暢上  
人童孩舊握手乍欣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  
交履烏爛漫倒家釀盃行無停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  
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念昔始讀  
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  
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无妄公卿抹虛名擢  
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趨府庭逼仄

厠諸將于嗟苦鴛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  
所葬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沉在須臾忠鯁誰復  
諒生還真可喜尅已自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  
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  
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見龍門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披拖萬舟回

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  
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咤衣冠今日龍山路  
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似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奇麗說不盡  
且復為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為租  
一彎畫橋出林薄兩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  
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無時出



船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紫鰕魚旋洗白蓮藕從  
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稚子迎笑我遙  
指一抹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鮫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  
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歸舟  
戎馬關山隔憑高涕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  
宿檣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寒水爭漪薄雲月透微明  
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  
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  
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  
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  
行舟

迢遠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抗

汎宮亭湖

劉剛

迴艫承派水舉帆逐分風  
滉瀆疑無際飄颻似度空  
檣鳥排鳥路船影沒河宮  
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  
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題太湖

羅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  
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  
南國吞將盡東溟勢欲連  
何當洒為雨無處不豐年

太湖

蘇子美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魚肥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怪附

羣書要語積陰之氣為水

淮南子

水流濕

易

坎為水

易潤

萬物者莫潤於水

說卦

水曰潤下

洪範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

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中庸

夫水之積也不

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子莊

知者樂水

論語

決諸東方則東流

決諸西方則西流

子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子孟

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

子荀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

有黃金

子尸

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輕遲水人重

子淮南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子孟

水之別名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凡水

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磧曰濱涯上平坦曰濬重

涯曰岸岸上地曰許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水

邊上所止曰澁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

山石間曰潏音宏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

水通谷曰壑石絕水曰梁築土遏水曰塘又曰堤曰防

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臯澤障曰陂

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曰潭急水曰流

砂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

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

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紋曰連

水波如錦紋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沂洄順流而下曰沂流亦曰汭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渡水處曰津潛行水中曰

泳

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禹平泇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泇水倣予泇水者洪水也使

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一羽投之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

孟子

### 瘴水染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  
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  
州縣時公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  
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  
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没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  
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

不知何也

筆談

無支祁神

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獼  
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  
山妖水恠奔號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於  
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于龜  
山之下其鈎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  
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

古嶽  
漚經

陽侯

昔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

博物志

靈胥

吳相伍胥為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水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

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  
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百姓錢為河伯娶婦  
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  
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以故人家多  
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沒溺人民云豹至  
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

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  
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  
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  
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  
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

婦

史記

燃犀照水

以下係  
水怪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

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恠化為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中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壻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君

晉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  
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  
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

太平  
廣記

天吳

天吳人面八首八足亦曰水伯

山海  
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蜃疏謂含沙射人影 江南山谿  
中有射工蟲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



人博物  
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灩澦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  
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  
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人  
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

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  
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  
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  
戰乎滌瀕之下喧虺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  
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  
而不可取矢盡劔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  
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  
兮亦有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

之固然

黃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石積芻芟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未啟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

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塚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

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  
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壙之推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害舞魚龍於隍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  
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月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  
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  
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  
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繞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灑灑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衆壑  
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  
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翔鬼我相重激水既  
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

心極目參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  
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漉漫古汴入焉滙為濤淵  
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  
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霧為之  
辟易窺人窠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  
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于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  
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  
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



羣猛士成林振臂長  
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  
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  
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  
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  
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古詩

旦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棹歌發中流鳴鞞響疊嶂村

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恠石異象蘄絕峯殊狀森森  
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  
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來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  
思捲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翫塵  
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盤窟壓萬丈內跼  
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接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  
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  
環底清見光炯碎孤峯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  
幄寒木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脩鱗蟄出  
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水泛

韓愈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  
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訊歲常然哀此為生微

長安閘

范至能

斗門貯淨練懸板淙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簷開是  
間衰文許舳艫蔽川來千車擁孤隧萬馬盤一坏篙尾  
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推推勢排軋洶洶聲喧厖偏仄復  
偏仄誰肯少徘徊傳呼津吏至蔽蓋凌高埃嘯嘯議譏  
征叫怒不可裁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為聲利驅

小者饑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畸旅人胡  
為乎來哉

閘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  
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  
閘州勝事可腸斷閘州城南天下稀

過犇牛閘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閘官惜水如金樣聚船久住下河灣

等待船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  
衆船過水水不見船底怒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  
上河兩平勢差緩一行三十四樓船相隨過閘如魚貫

過雲川大溪

楊廷秀

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  
摺作三百六十灣政如綠錦地衣上玉龍盤屈於其間  
前船未轉後船隔前灣望得到不得及至前灣到得時  
只與後灣纔咫尺朝來已度數百縈問知德清猶半程

老夫乍喜權夫悶管有到時君莫問

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  
藥朝與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絕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潯陽觀水

李羣玉

朝宗漢水接陽臺  
哈呀填坑吼作雷  
莫見九江平穩去  
還從三峽嶮巖來  
南經夢澤寬浮日  
西出岷山劣泛盃  
直至滄溟涵貯盡  
深沉不動浸昭回

題華下無桐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  
幾家門靜岸痕平  
浮萍破處見山影  
小艇歸時聞棹聲  
入郭僧尋塵裏去  
過橋人似鑑中行  
已憑暫雨添秋色  
莫放脩蘆礙日生



風濤之險

羣書要語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論語子產曰水懦

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昭禁川游者禮周

古今事實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為湘夫人

鯀化為魚

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魚號為河精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

孟子

微禹吾其魚乎

左傳

溺死不收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

螻蟻何親魚鱉何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

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博物志

渡湘赭山

秦始皇南遊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

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  
三千人伐湘山樹楮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泝濤為水溺娥年十四投江  
而死縣長裴尚憐而葬之命邯鄲子作碑蔡邕來觀題  
云黃絹幼婦外孫齏白後人為立廟

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  
上氣盡伏死明日黿魚鼉蛟浮死萬數鄉人葬娥鄱水

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墮水

陸士龍常著縲經上船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人  
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  
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服  
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舷引聲清激風起晝  
暝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舷三匝統若無  
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有跛男子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舟中人  
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  
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跛男子妻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  
祈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  
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表異式鞠之具獄以聞義  
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原直心曰海  
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

子美漂湍

杜子美容未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  
子美為急流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  
求之聶令乃積空槎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飢  
而死

撫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

五侯  
鯖錄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繹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皎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



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翰府  
名談

### 舟危救母

蘇丞相頌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

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

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感行

狀

###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

若在齋閣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古今文集

雜著

責漢水辭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於召陵責楚之  
包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  
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舟王遂溺死夫山  
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  
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滉漾而責其水辭  
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污吾之饑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  
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醜何故深  
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  
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  
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涌兮  
浩漚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

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齊兮不欲釋  
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搔首以沉流髮披鬢以  
舞瀾兮魂俵俵而焉遊龜龜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  
為羞始貪贏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  
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  
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  
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  
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今

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  
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  
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為身面為  
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夜  
弄權於坤輿之竅迺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泐洄江



千興飛壯心舞曳齒胃爾何為陰發暴珍潛生毒痛篋  
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化島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  
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筮篋傷夫之妻厲  
波濤狗壻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  
神祇行哭矢志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  
與習成乎何哉曩者弱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  
於東海之上化鯨於黃氏之母為魚於歷陽之郡爾應  
時以舊傳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貫

已滿天命誅之僕謂數子叫天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菑近速周處擊劍長逐孽波深搜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古詩

公無渡河

李太白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  
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  
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為旁  
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縛河難憑公果  
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骨於其  
間瑩篔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行入海誠  
為愚公乎公乎牀有莞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  
小姑攏飲油油黍與葫瓦甃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  
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鳴  
鳴

題子美墓

韓愈

按元稹作墓誌謂甫扁舟下荆楚竟以寓  
卒旅殯岳陽其後遷祔偃師唐史氏乃承

小說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  
氏之誣也

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牧牛兒  
牧兒指我祠堂處一堆空土煙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  
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  
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  
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  
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千古醜聲竟誰洗

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石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捉月之說按李陽  
冰序謂白疾亟枕上投簡俾為集序無捉  
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放史氏為白諱耶抑小  
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  
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

青山有家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  
納官貫死義難忘今觀郭喬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  
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詩話

作筓篴引

筓篴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  
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  
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筓篴而鼓之作公

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淮上遇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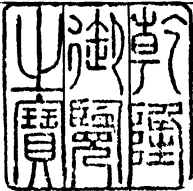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宋非  
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  
岸下續云舟楫顛危甚龜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

聽漁歌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七